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

甘 木 供稿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形神兼备 功力深厚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观后

华夏

旅居海外多年的张大千先生，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国画大师，今年四月病逝于台湾，终年八十四岁。

张先生名爰，又名季、季爰，字大千，别号大千居士，四川省内江县人。幼年受善画的母亲和以画虎著称的名画家、他的二哥善孖的薰陶指引，后又从名师曾龙髯、李梅庵先生学诗文、书法与中国画。在深入持久地观赏、临摹与探讨历代名迹，以古人为师之外，又广泛跋涉登临祖国名山大川，饱游饫览，以造化为师，再加上他锲而不舍地刻苦钻研、惨淡经营，竟于而立之年就以出类拔萃的成就而蜚声画坛。尔后，他云游海外三十余年，艺术活动影响所及，都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张先生的作品已很久未见。自从近几年内陆出版物陆续介绍了他七十年代前后的，以长江、黄山等祖国风光为题材的作品以来，颇有久别重逢的快慰之感。

这里印行的张大千先生的花卉画长卷，虽然创作的时间较早（收藏人甘木同志解放初期在南京购得），属于较为严谨写实的一路，但仍不失为形神兼备，笔墨功力深厚的成功之作。

中国画是自成体系，富有独特的传统特色的一种绘画。它的传统特色体现在艺术加工（构思、构图、造型和笔墨的运用等）的各个方面，而笔墨的运用是关键性环节之一。中国画传统笔墨技法的特点，是「以书法入画」，亦即将书法与绘画的技法融为一体。这种笔墨技法的一大好处，是表现力能得到增强，可以用尽可能简练的笔墨表现出尽可能丰富的艺术效果。换言之就是，通过「简单」几笔的挥写涂抹，不论是客观对象的形与神的描绘，还是作者主观情意的抒发，乃至于形象塑造上的形式美的讲求等等，都能毕其功于一役地兼而有之。所谓传统笔墨功力的是否深厚，就看能否达到这样的水平。而张大千先生就是具有这种水平的高手。从这幅长卷上面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从长卷上看，作者所用的笔墨都很简练。兰花、萱草的叶片，大多是一笔画成。那叶片扁平细长的外在的「形」，与遒劲有力带有韧性的内在的「神」，都从这一笔里面产生；荷花、牡丹的花和叶，总的看，用笔较多，而从单个的花瓣、叶片上看，也是一笔两笔下去，连「形」带「神」都得到了解决。鸡冠花也只是几笔的皴擦，你看那形体厚实、质地细嫩滋润而有变化的花的感觉，是多么生动！而且除了生机勃勃的，花儿盛开着的主观写照之外，还使人能感到作者主观的愉悦心情和开朗豪放性格的流露。水仙、萱草和芭蕉叶片的交错穿插，与桃、梅枝干的结构安排，也同样是一「简单」几笔挥写而成，其结果，不仅是画面形象的「形」与「神」的描绘，客观景物的写照与主观情意的抒发，而且连点线描绘上的疏密有致、纤细匀称和顿挫跌宕的形式美的经营处理，也都得心应手，顺理成章，十分得体。如此种种，表明张先生在以尽可能简练的笔墨表现尽可能丰富的艺术效果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和很深的功力。

自然，张先生在中国画创作上的优异成就，与他广博的学术修养，和长期的生活积累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对中国画创作与理论的修养；是他对中国画艺术技巧的掌握；是他对中国画传统笔墨技法的钻研与磨练。

画画「首先要从勾摹古人名迹入手」，这是张先生对学习中国画的一贯主张。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典范。在初学阶段，他临画与临书两者双管齐下，后来学成名就，不但没有马上终止了绘画的临摹，相反，在以复制与仿造为生的情况下，他临得更多和更好。临古而可以乱真的佳话，就是那时传开的（时年三十岁左右）。后来在敦煌考查近三年，也完全是临摹。他前后进行临摹的时间，积累计算，至少在二十年以上，所临名迹，自石涛、八大、青藤、白阳上溯到唐、宋、元、明历代诸家。在临摹上所下功夫之大，研习之深，恐怕在历史上也是少有的。正因如此，他才练得一手功力深厚的笔墨技法与技巧。

传统笔墨功力深厚，不只对长卷这类早期作品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是对他后来在中国画的创新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极为重要的基础。

张先生的画风曾经数变。四十年代出国以后，又在复笔重彩的基础上，自创了「泼彩法」。

这是不同于一般的大面积的泼彩与泼墨的巧妙结合。这种画法的优越之处，就是有助于全画的整体感的增强。由于整体感的增强，作品意境的感染力也随之而增强。因为整体感增强以后，整个画面变得单纯浑厚了，而单纯浑厚之中，又有清丽雅逸、细润华滋的变化。可以说，这是张先生七十年代前后在中国画创作上的一个明显的发展。不管与此发展有关的具体因素有哪些（比如对方绘画的吸收和晚年眼疾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程度应如何估价，而张先生在中国画创作上的发展之显著这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他在中国画创作上，曾有多次的尝试、变化与发展，但不管这最后的发展与过去的距离有多大，而他却能做到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样变，也仍然具有中国画传统的特色（当然，为了多样化，可以允许「离其宗」的作品存在，但是「允许」不等于「提倡」），这是极为可贵的，其原因是什么呢？

我认为除了思想感情与艺术观点等方面的原因而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张先生中国画传统的基础深，底子厚；就是他对中国画艺术的造诣高，对中国画传统笔墨——绘画与书法融为一体的技法、技巧的功力深。因为，即使张先生在他的「泼彩法」里吸收了较多的西画的因素，但是，泼墨法为我们所固有，张先生本来就有这方面传统的功力；更何况除此而外，在整个作品的构思、构图、造型上，以及在墨与彩泼完以后，大量需要笔墨来加以收拾与描绘的地方，都有张先生那功力深厚的笔墨在。这就是他可以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因。

由此看来，传统绘画的修养和功力深厚的传统笔墨，对于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是多么重要！

因此，张大千先生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很值得有志于探索真正传统的中国画的作者和青年朋友们借鉴与学习。我相信，这幅功力深厚的花卉长卷的出版，会起到这个作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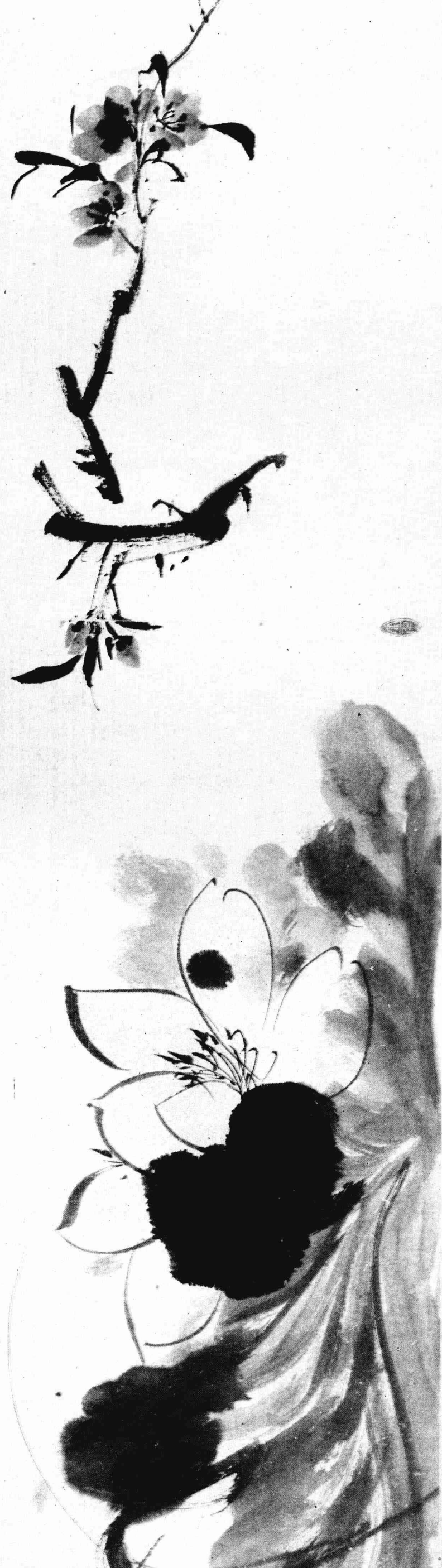
卷一
五

张大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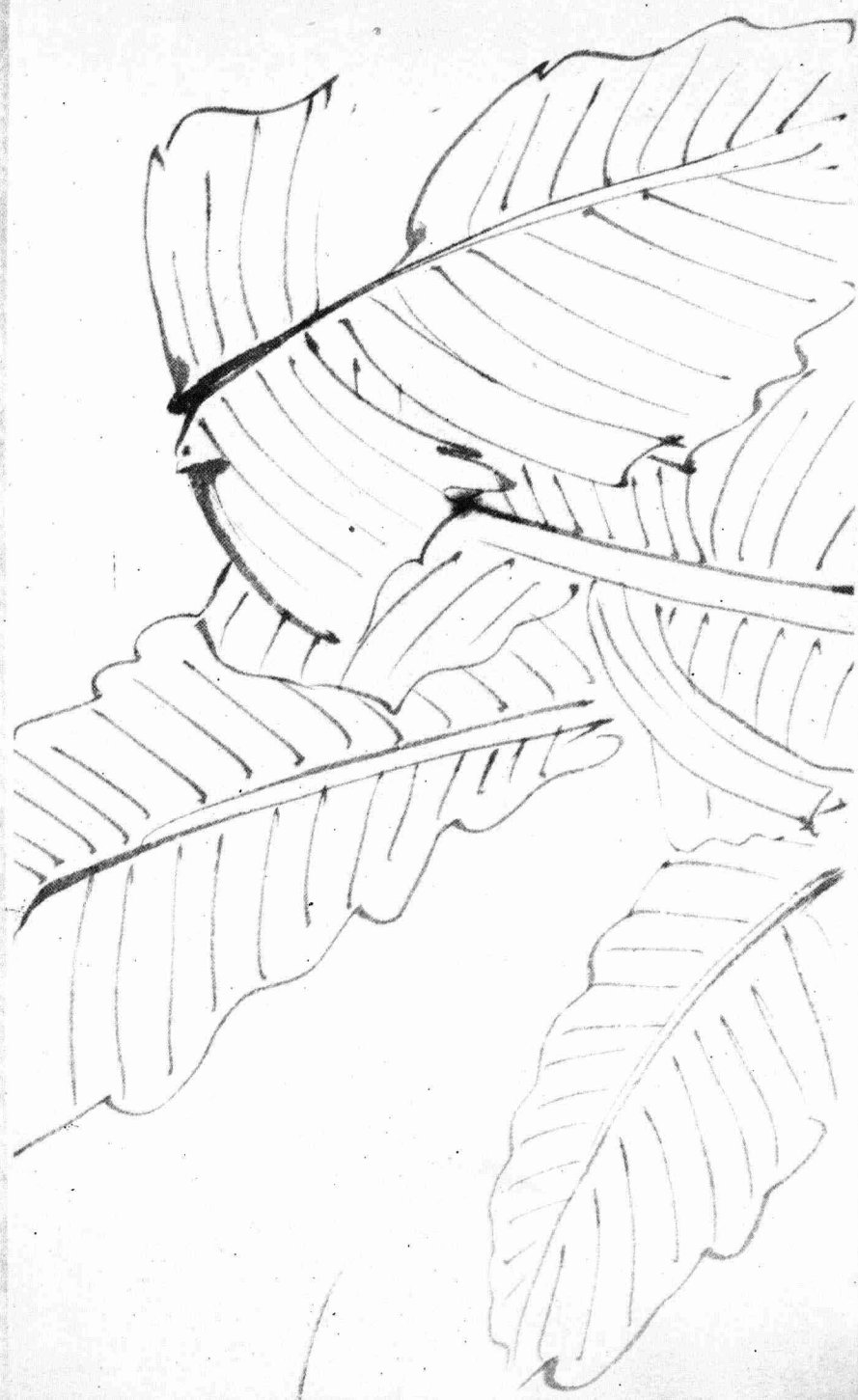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之二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之三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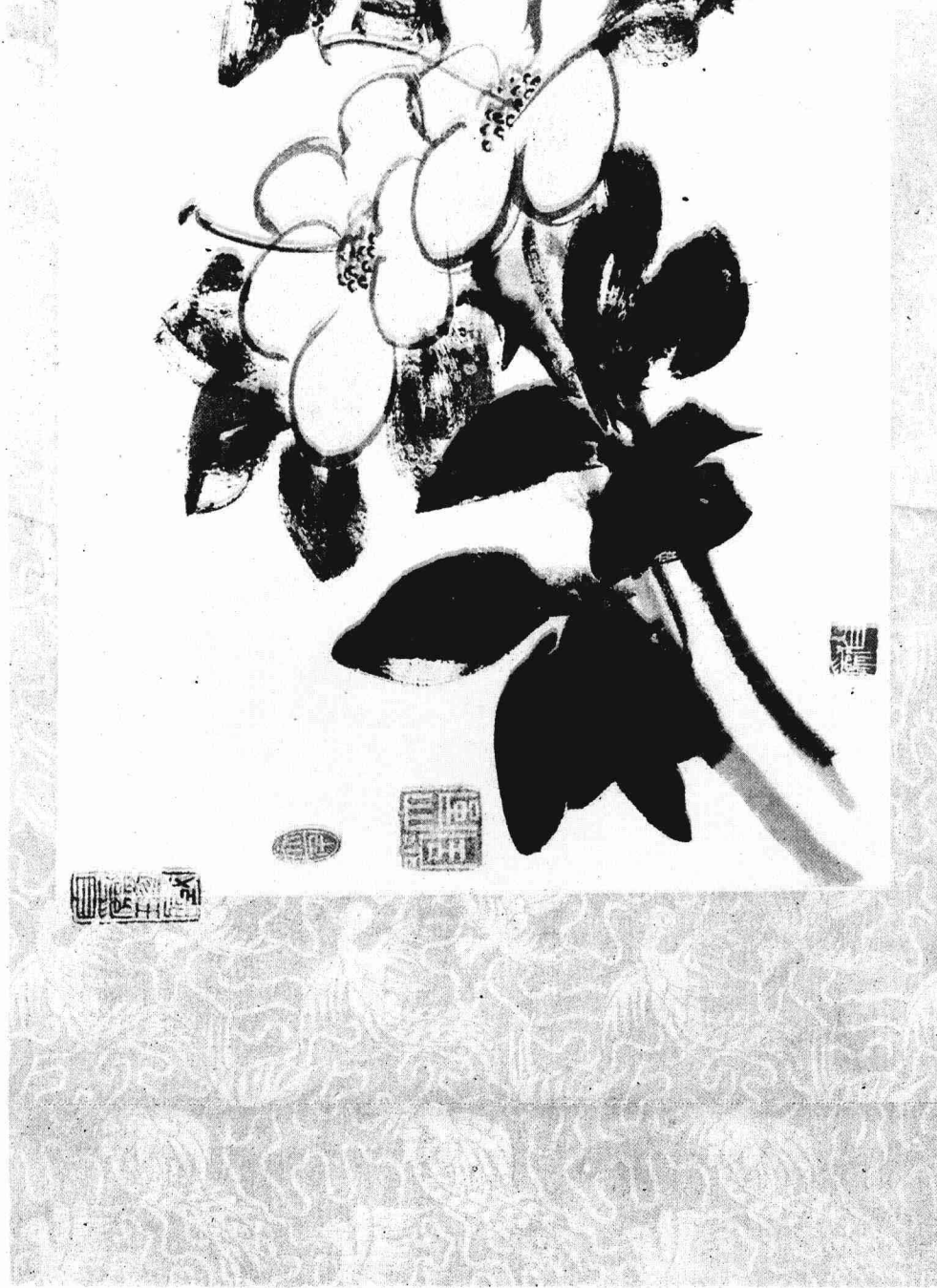
张大千墨笔花卉卷之七











乙酉年冬月
 國畫大師 吳昌碩
 寫於上海
 天目山
 吳昌碩
 乙酉年冬月
 吳昌碩
 乙酉年冬月
 吳昌碩
 乙酉年冬月
 吳昌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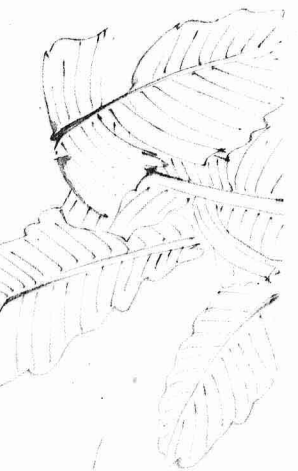
乙酉年冬月
 吳昌碩

乙酉年冬月
 吳昌碩



之志也 子思子之所受命已
 固矣 蓋主三王而一之也
 然古者之志一也 而古者之志
 又同而自白也 其於道
 也 乃其主三王而一之也
 然古者之志一也 而古者之志
 又同而自白也 其於道
 也 乃其主三王而一之也
 然古者之志一也 而古者之志
 又同而自白也 其於道

第6 康新玉神觀 于師聖恩長卷
明工信雲見月宮聖象 趙北松觀幸



五子居華正卷

丁巳歲



